

Dhammapada

巴汉对勘
《法句经》

黄宝生 著

中西書局

巴汉对勘
《法句经》

黄宝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汉对勘《法句经》/黄宝生著.——上海:中西书局,2015.4

ISBN 978-7-5475-0804-6

I. ①巴… II. ①黄… III. ①佛经—校勘—巴利语、汉语 IV. ①B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1688号



巴汉对勘《法句经》

黄宝生 著

责任编辑 刘寅春

特邀编辑 常蕾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 (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200023)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张 14.25

版次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5-0804-6/B·051

定价 60.00元

导 言

《法句经》（Dhammapada）是巴利语三藏小部中的第二部经。这是一部早期佛教的格言诗集。这些格言诗采集自经藏各种经文中的偈颂，共有四百二十三颂，分为二十六品，每品围绕一个主题。传统认为这些格言诗都是佛陀针对某人某事有感而发，体现佛陀对世界、人生的思考和洞察。这些格言诗蕴含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四圣谛（苦、集、灭和道）、戒定慧和三法印（无常、无我和涅槃）。其中不少格言诗也蕴含对于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和伦理教诲。同时，这些格言诗诗律简易，语言晓畅，比喻生动，警句迭出，因而问世后，深受广大佛教徒和教外读者喜爱，盛传不衰。

佛教以流布地区分为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巴利语三藏于公元前一世纪用文字写定，《法句经》也就以巴利语抄本的方式在南传佛教地区得到比较稳定的传承。而在北传佛教地区，佛经依然采用各地的方言俗语传承。同时，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从公元初开始，佛经语言逐渐改用梵语。这样，在《法句经》的传承中，也就出现其他方言俗语和梵语的传本。

佛教自公元一世纪开始传入中国，译经活动也随之展开。在大量的汉译佛经中，也包括有《法句经》，题署为吴天竺沙门维祇难等译。这部《法句经》的译序收在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中。现代学者研究《法句经》，这篇译序是重要依据之一。这篇译序在《出三藏记集》中题署为“未详作者”。但从《出三藏记集》中提供的其他史料，可以推定作者是支谦。如卷第二中提到“《法句经》二卷”，“魏文帝时，天竺沙门维祇难以吴主孙权黄武三年（即公元

224年) 賈胡本，武昌竺将炎共支谦译出”。又如，卷第十三中提到《法句经》“竺将炎传译，谦写为汉文”。而《法句经序》中说“始者维祇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这里，序作者谦称自己为“仆”，并在下面提到自己参与翻译的情况。因此，这位序作者应该就是支谦。

《法句经序》中提到《法句经》有三种传本，即五百偈、七百偈和九百偈。现存维祇难等译《法句经》共有七百五十八颂（据《法句经序》中所说的总数是七百五十二颂），分为三十九品。其中的第九《双要品》至第三十五《梵志品》（除去第三十三《利养品》），恰好依次与巴利语《法句经》二十六品对应，共五百颂，比巴利语《法句经》多出七十七颂。据《法句经序》说，原先的五百颂是维祇难从印度带来的，增加的十三品是后来竺将炎从印度带来的。这部汉译本题署为“尊者法救撰”。这说明这部“七百偈”《法句经》是“五百偈”《法句经》的扩编本，法救是编者。

这部汉译《法句经》的原文使用什么语言，现在难以确证。《法句经序》中称这部经的原文为“胡语”或“天竺语”。在早期译经活动中，“胡语”一词涵盖从西域至印度的各种方言俗语，也包括梵语或混合梵语。但估计原文不会是巴利语。因为前面提到巴利语《法句经》已经定型，而汉译《法句经》不仅比巴利语文本多出十三品，而且相应部分的译文也与巴利语文本有诸多差异。巴利语文本在转换成其他语言传承时，出现种种变异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在以口传为主要传承方式时，更是如此。

《法句经》的其他方言俗语传本久已失传。所幸的是，十九世纪在中国新疆出土《法句经》的犍陀罗语传本和吐火罗语传本的残卷。1892年，法国人里恩斯（Dutreuil de Rhins）和热纳德（Genard）在新疆于阗（Khotan）获得犍陀罗语《法句经》抄本的一部分，交给法国学者塞纳特（E. Senart）研究。后来，1897年，俄国

学者奥登伯格 (S. Oldenburg) 获得了犍陀罗语《法句经》抄本的另一部分。1898 年, 塞纳特公开发表了他所掌握的那部分犍陀罗语《法句经》转写本。此后, 1921 年, 印度学者伯鲁阿 (B. Barua) 和密多罗 (S. Mitra) 出版《俗语法句经》(Prakrit Dhammapada)。这里所谓的“俗语”也就是指犍陀罗语, 因为当时还没有将这种语言定名为犍陀罗语。这部著作包含塞纳特发表的那部分抄本原文以及译文和注释。1945 年, 英国学者贝利 (H. W. Bailey) 发表了《于阗语法句经》(Khotan Dharmapada) 也是依据塞纳特的抄本, 而提供了精心校勘的文本, 并附有词汇表。直到 1962 年, 英国学者布劳 (J. Brough) 在此前有幸获得俄国收藏的犍陀罗语《法句经》的另一部分抄本, 终于能与塞纳特的那一部分抄本合在一起, 出版了《犍陀罗语法句经》(The Gāndhārī Dhammapada)。

在《犍陀罗语法句经》中, 布劳校勘出约三百五十颂, 相当于巴利语《法句经》的六分之五。这些偈颂大部分是完整的, 其余则存在不同程度的残缺。布劳将犍陀罗语文本与巴利语文本对照排版。从中可以看出, 犍陀罗语文本的各品次序与巴利语文本不同, 同时还有四个不同于巴利语文本的品目。即使在同名的品中, 所收偈颂以及排列次序也与巴利语文本存在种种差异。这些情况说明, 犍陀罗语《法句经》虽然主要来源于巴利语《法句经》, 但在传承过程中, 已经发生诸多变异。

吐火罗语《法句经》的经名是 Udānālankāra, 可译为《自说庄严经》。关于这部吐火罗语《法句经》残卷的大体情况, 可参阅季羨林先生《西域佛教史》中相关的论述 (《季羨林全集》第十六卷第 170—176 页)。

而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印度学者罗睺罗 (S. Rāhula) 从中国西藏收集的梵语佛经抄本中, 有一部混合梵语《法句经》。这个抄本收藏在印度巴特那 (Patna), 故而一般称为《巴特那法句经》。依据这个抄本, 先后发表有三种转写本: 修格罗 (N. S. Shukla) 的

《佛教混合梵语法句经》（The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Dharmapada, Patna, 1979），罗斯（G. Roth）的《巴特那法句经》（The Patna Dhammapada, Göttingen, 1980）和康恩（M. Cone）的《巴特那法句经》（Patna Dharmapada, Oxford, 1989）。佛教学者阿难陀乔提（Ānandajoti）将这部《巴特那法句经》与巴利语《法句经》做了对照研究，结论是《巴特那法句经》共有二十二品，四百一十四颂，巴利语《法句经》共有二十六品，四百二十三颂。其中，《巴特那法句经》有二百八十五颂与巴利语《法句经》对应，另有三十四颂与巴利语《法句经》部分对应，也就是对应部分约占四分之三。因此，这部《巴特那法句经》对于《法句经》传播源流研究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再回到汉译《法句经》的话题。继维祇难等译《法句经》之后，又出现晋沙门法炬共法立译《法句譬喻经》。据《出三藏记集》卷第十三中记载，译出时间在“惠怀之间”，也就是在西晋惠帝和怀帝之间，即公元三世纪末和四世纪初。这部汉译本不仅收录偈颂，也附有佛陀在某地针对某人某事所说某首或某些偈颂的缘起故事，因此另称为《法句譬喻经》。但其中所收偈颂大约只有三百首。据《出三藏记集》卷第十三记载，后来“法立又访得胡本，别译出百余首，未及缮写，会病而卒。寻值永嘉扰乱，湮灭不存”。

那么，为什么称之为“譬喻经”呢？这说来也话长。在佛经的文体分类中，有巴利语佛经的“九分教”和梵语佛经的“十二分教”。“譬喻经”的梵语用词是 *avadāna*（巴利语 *apadāna*），属于十二分教中的一种文体。在巴利语佛经的九分教中，没有列入这种文体。巴利语中的 *apadāna* 只是小部中的一部佛经名。这部经主要讲述五百四十七位长老和四十位长老尼的前生和今生故事。因此，*apadāna* 在巴利语中的词义主要有两种：一是告诫或教诲，二是生平或传说。如巴利语长部中的《大本经》（*Mahāpadāna-suttanta*）就是佛陀讲述七位过去佛的生平传说。

而在梵语佛经中，标称“譬喻经”的佛经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纯粹的譬喻故事，即佛陀取譬喻理，也可称为“寓言故事”，如《百喻经》和《杂譬喻经》等；二是本生故事，即联系今生讲述前生故事，包括佛陀和其他人物的本生故事，如《生经》和《贤愚经》等；三是授记故事，即佛陀授记积累功德的善人未来成佛。实际上，“本生”和“授记”分别是“十二分教”之一，而最后也被纳入“譬喻经”中，如《撰集百缘经》（*Avadānaśataka*）中就包含这两类故事。

在梵语中，*avadāna* 一词有英勇行为或光辉业绩的词义。梵语中也有 *apadāna* 一词，词义主要是纯洁的行为、崇高的事迹和涉及善恶报应的生平传说。这两个词比较适用于梵语“譬喻经”中的本生故事和授记故事。因此，汉译佛经的用词中，“譬喻”的含义大于我们现在一般使用的“譬喻”一词。

这样，《法句经》的偈颂附有缘起故事后，在形式上就类似本生故事，因为本生故事中的今生故事相当于前生故事的缘起，即佛陀在某地针对某人某事而联系今生讲述前生故事，其中也多少含有譬喻之意。这应该是《法句譬喻经》这个经名的由来。

继《法句譬喻经》之后，在公元四世纪末又出现后秦竺佛念译《出曜经》。据僧叡撰写的《出曜经序》，此经由来自罽宾的沙门僧伽跋澄“执梵本，佛念宣译，道嶷笔受”，完成于皇初六年，即公元 399 年。序中还说“出曜经者，婆须密舅法救菩萨之所撰也。集比一千章，立为三十三品，名曰法句。录其本起，系而为释，名曰出曜。出曜之言，旧名譬喻，即十二部经第六部也”。其中提到的婆须密（*Vasumitra*）与法救（*Dharmatrāta*）同为说一切有部的大论师。“一千章”即一千首偈颂。“立为三十三品”，按现存文本有三十四品。“名曰法句”表明此经源自《法句经》。实际上，此经类似维祇难等译《法句经》，是原始的巴利语《法句经》的扩编本。而它又附有这些偈颂的缘起故事，即“录其本起，系而为

释”。按此序的说法，故而“名曰出曜”。序中对“出曜”的解释是“旧名譬喻，即十二部经第六部也”。“旧名譬喻”是指《法句譬喻经》，或者说，僧叡将“出曜”视为“譬喻”的同义词，也就是属于“十二分教”之一的“譬喻经”。

《出曜经》本身也有对“出曜”一词的解释。在《无放逸品》（第四下）中提到“十二部经”。对其中的“六者（即第六种）出曜”释义为“所谓出曜者，从无常至梵志，采众经之要藏，演说布现，以训将来，故名出曜”。“无常”和“梵志”指《出曜经》开首的《无常品》和结尾的《梵志品》。“采众经之要藏”也就是说这部经属于《法句经》这类文体。由此可知，“出曜”应该是“出要”。“曜”是“要”的同音通假字。

同时，应该注意到，《法句经》本身可以归入九分教和十二分教共有的“自说经”（*udāna*）一类文体。前面提到的吐火罗语《法句经》的经名就是《自说庄严经》（*Udānālankāra*）。“自说”的巴利语和梵语原词都是 *udāna*。此词源自动词词根 *an*（“呼吸”）加上前缀 *ud*（“向上”），词义为呼气，引申为发声、说话，尤指表达或喜或忧强烈感情的言词。如《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第一二六中有对十二分教的解释。其中对“自说”的释义是：“自说云何？谓诸经中因忧喜事，世尊自说。因喜事者，如佛一时见野象王，便自颂曰：‘象王居旷野，放畅心无忧，智士处闲林，逍遥志恬寂。’因忧事者，如佛一时见老夫妻，便自颂曰：‘少不修梵行，丧失圣财宝，今如二老鹤，共守一枯池。’”这里所举偈颂，前一颂的旨意与巴利语《法句经》中第 329 和 330 颂相同，后一颂的旨意与第 155 和 156 颂相同。另外，在《大智度论》卷第三十三中，指出“优陀那”（即“自说”，*udāna* 的音译）是“佛必应说而无有问者，佛略开问端，……自说优陀那”。又提到“佛涅槃后，诸弟子抄集要偈，诸无常偈等作无常品，乃至婆罗门偈等作婆罗门品，亦名优陀那”。这些释义均切合《法句经》文体。而且，《大智度

论》中所说“诸无常偈等作无常品，乃至婆罗门偈等作婆罗门品”恰好是《出曜经》首尾两品的品名，可能说的就是《出曜经》。由此可见，上述“出曜”一词，也可以指“自说”。

到了宋代，天息灾又译出《法集要颂经》，共有三十三品，近千颂，规模与《出曜经》相当，只是没有译出相关偈颂的缘起故事。经名中的“法集要颂”也与上述《大智度论》中对“自说经”的释义一致。而在二十世纪初，先后在新疆吐鲁番和敦煌千佛洞发现梵语《法句经》抄本，经名为 Udānavarga，可译为《自说品》。皮舍尔（R. Pischel）、莱维（S. Lévi）和普森（V. Poussin）等多位西方学者分别进行整理和研究，陆续发表有单品编订成果。印度学者恰迦罗沃尔蒂（N. P. Chakravarti）于 1930 年出版这部梵语《自说品》（L'udānavarga），包括前三品和第五至第二十一品，二十一品以下暂缺。1965 年，德国学者伯恩哈德（F. Bernhard）出版的梵语《自说品》（Udānavarga）是完整的编订本，从无常品至婆罗门品，共有三十三品，一千零五十颂，与《法集要颂经》一致。这部梵语《自说品》也有藏译本，英国学者洛克希尔（W. Rockhill）早在 1883 年就据藏译本转译为英语。据英译本，从无常品至婆罗门品，共三十三品，九百八十九颂，与梵语《自说品》以及《法集要颂经》一致。

这里还可以提到，在中国早期译经中，有一部著名的《四十二章经》。吕澂先生曾将它与《法句经》各种汉译本进行对照，在四十二首偈颂中，发现有二十八首与《法句经》一致，即其三分之二源自《法句经》。^①故而，这部《四十二章经》类似一部小型《法句经》。

在中国现代，终于出现叶均依据巴利语原本翻译的《法句经》（中国佛教协会，1953 年初版，1984 年再版）。叶均的译文主要使

^① 参阅吕澂：《四十二章经抄出的年代》（《吕澂佛学论著选集》第五册第 2857—2867 页）。

用五言诗体，少量使用七言诗体或六言诗体，文字简练严谨，并附有简要注释，是一部上佳译品。

以上介绍了巴利语《法句经》及其不同语言的改编本或扩编本，以及它们在中国自魏晋至现代的翻译和传播情况，由此说明《法句经》在中国影响深远。《法句经》的生命力在于它本身的艺术和艺术感染力，也在于它具有佛教入门书的性质。对此，支谦已在《法句经序》中作出精当的概括：“其在天竺，始进业者，不学法句，谓之越叙。此乃始进者之鸿渐，深入者之奥藏也。可以启蒙辨惑，诱人自立，学之功微，而所包者广，实可谓妙要也哉！”正因为如此，古代印度来华僧人对《法句经》都是熟记在心的。这样，他们一再与中国高僧合作译介《法句经》，也就不是偶然的。

二

这次，我用巴利语《法句经》与维祇难等译《法句经》进行对勘，因为如上所述，维译《法句经》共有三十九品，其中第九《双要品》至第三十五《梵志品》（除去第三十三《利养品》）恰好与巴利语《法句经》二十六品对应，而且品名和次序都一一对应。可以说，维译《法句经》是巴利语《法句经》的一种转译本，但转译所据语言是俗语还是梵语，无法确证。而无论是俗语或梵语，都是与巴利语相近或相通的。

对勘的文本格式是按照巴利语偈颂次序列出原文，提供每颂的现代汉语今译，同时按照维译《法句经》偈颂次序附上维译汉语原文。巴利语《法句经》的原文有多种校刊本，本书采用希努贝尔（O. von Hinüber）和诺曼（K. R. Norman）的编订本（*Dhammapada, The Pali Text Society, Oxford, 1995*）。维译《法句经》采用《中华大藏经》（第五十二册）提供的文本，并利用该文本的校勘记，对大藏经不同版本的文字差异，参照巴汉对勘的情况，选择可取的读法，在注释中标出。

通过巴汉对勘，可以发现：一、维译《法句经》这二十六品中，多数品中的偈颂或多或少有所增补。二、各品中偈颂的排列次序基本一致。三、有少量偈颂编排在与巴利语《法句经》不同的品中，这类偈颂均用方括号标明它们在巴利语《法句经》中的序号。由此可以看出，维译《法句经》这二十六品的文本与巴利语《法句经》一脉相承，只是偈颂有所增补。

就每首偈颂的文字表达而言，也可以说大体一致，但其中有不少偈颂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或变异。这些现象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巴利语转换成其他俗语或梵语时，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文字变异。二是在译为汉语时，也会鉴于各种情况而造成某些变异。这里着重讨论第二种原因。

巴利语《法句经》的诗律主要使用阿奴湿图朴体，即每颂四行，每行八个音节，少量使用特利湿图朴诗律，即每颂四行，每行十一个音节。偈颂一般由四行组成，也有少量由六行组成。维译《法句经》通篇用四言诗或五言诗对译。汉语四言四行十六个音节或五言四行二十个音节一般能适应巴利语四行三十二个音节的对译。因为汉语一个音节即一个字，同时古代汉语一个字往往也是一个独立的词。而巴利语与梵语相同，一个音节也能构成一个词，但只占少数，通常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构成一个词，尤其以两个音节构成一个词居多。例如，巴本第 64 和 65 颂，维译四言四行：“顽暗近智，如瓢斟味，虽久狎习，犹不知法。”“开达近智，如舌尝味，虽须臾习，即解道要。”巴本第 112 和 125 颂，维译五言四行：“若人寿百岁，懈怠不精进，不如生一日，勉力行精进。”“加恶诬罔人，清白犹不污，愚殃反自及，如尘逆风坳。”这些译文都能与巴利语原文逐字逐句对应。

这类逐字逐句对应的译文虽然还能在维译中找出一些，但更多的情况是译文与原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前面已提到，维译所据原文应该是俗语或梵语，所以不能简单地以巴利语原文判断维译。

但我们仍可以体会到，维译可能注重传达经文意义，并不刻意追求逐字逐句对应。故而，我们会发现译文中，文字或删略，或增添，或改变表达方式，是常见现象。有些译文看来只是取原文的主旨或大意，而自由改写。同时，我们应该知道，佛经汉译通常由来华僧人与汉地高僧合作进行。维译《法句经》的传译是竺将炎，笔受是支谦。而据《法句经序》，“将炎善天竺语，未备晓汉”。那么，竺将炎能否用粗通的汉语充分而准确传达原文意义起到关键作用。不可否认，维译《法句经》中，有一些偈颂的译文句义滞涩，文气不畅。对照巴利语原文，便可发现其中有对原文理解或表达出现偏差的问题。例如，巴本第 19 颂，维译：“巧言多求，放荡无戒，怀淫怒痴，不惟止观，聚如群牛，非佛弟子。”与原文出入较大。而同样这一首，《出曜经》中的译文是：“虽多诵习义，放逸不从正，如牧他人牛，不获沙门正。”《法集要颂经》中的译文与《出曜经》一致，只是第一句改为“虽诵习多义”，第四句改为“不获沙门果”。后两者的译文与巴本原文完全一致，文字晓畅，文意圆通。又如，巴本第 124 颂，维译：“如毒摩疮，船入洄洑，恶行流衍，靡不伤克。”也与原文出入较大。而同样这一首，《出曜经》中的译文是：“有身无疮痛，不为毒所害，毒无奈疮何，无恶无所造。”则与巴本原文一致，准确传达原文意义。

这种译文出现偏差的情况，从《法句经序》中透露的信息也能体会个中缘由：“译所不解，即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也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存在对某些偈颂不能准确读解的情况。

《法句经序》中还提到“近世葛氏传七百偈，偈义致深，译人出之，颇使其混漫”。这显然是说这部现已失传的葛氏《法句经》译本存在诸多晦涩难解之处。而维译《法句经》肯定比葛氏译本有较大的改进和提高，在总体上是成功的译本，而为此后出现的三部与《法句经》相关的译本奠定了基础。

维译《法句经》的文体风格近于“质直”。支谦在《法句经

序》中已对这一点作出说明：“竺将炎为译”，“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为辞不雅，维祇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竭，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①

佛经文体一般倾向于质朴和繁冗。而佛经中的偈颂，受诗律或音节数量的限制，相对散文而言，文字也是简练的。巴利语《法句经》文体风格可以说是简练而质朴。维译《法句经》在这方面与巴利语《法句经》一致。但就文字的流利晓畅而言，维译《法句经》稍逊于巴利语《法句经》。这说明佛经翻译也需要有个经验积累的过程。

早期佛经翻译中，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造成读解的困难。而对于现代读者，由于古汉语的隔阂，会更添一层读解的困难。这样，采用原文和译文对照阅读的方式，对克服这类障碍很有帮助。通过比照原文，可以更准确理解和把握译文表达的意义，或发现译文中出现的某种变异，并有助于思考为何会出现这种变异。对于时不时会遇到的一些疑难词句，通过查核对应的原文，意义就比较容易得到确定。例如，在维译《法句经》的《梵志品》中，“上求”和“上义”两个词对应巴本第 386 和 430 颂中的 *uttamattha*，词义为“最高目标”或“最高意义”。“惟灭不起”对应第 412 颂中的 *anupādāya nibbuto*，句义为“无所贪著入涅槃”。也就是“灭”对应 *nibbuto*（“寂灭”或“涅槃”），“不起”对应 *anupādāya*（“不执取”或“不贪著”）。“明如能默”对应第 423 颂中的 *abhiññāvosito muni*，句义为“具备神通的牟尼”。也就是

^① 钱锺书先生称“严复《天演论》弁例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管锥编》第三册第 1101 页）。

“明”对应 *abhiññā*（“神通”），“能默”对应 *muni*（“牟尼”）。“如”并非对应 *vosito*（“具备”），而是改变表达方式，意谓“神通如同牟尼”。又如，在《华香品》中，“仁入聚然”对应第 49 颂中的 *evaṃ gāme munī care*，句义为“牟尼应该这样行走在村中”。也就是“仁”对应 *muni*（“牟尼”），“入”对应 *care*（“行走”），“聚”对应 *gāme*（“村中”），“然”对应 *evaṃ*（“这样”）。

另外，《法句经序》中指出，《法句经》“是佛见事而作，非一时言，各有本末，布在众经”，佛去世后，“沙门各自抄众经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义，条别为品”。因此，《法句经》的偈颂原本都有一定的语境。但我们也能看到，佛陀所说这些偈颂大多具有普遍的意义，是可以独立自足存在的。现存的《法句譬喻经》和《出曜经》所附的偈颂缘起故事都是晚出的。巴利语《法句经》的注释出自五世纪的觉音（*Buddhaghosa*）之手，更晚于《法句譬喻经》和《出曜经》。而且，这三者提供的缘起故事也并不一致。这说明《法句经》中这些偈颂本身的含义要大于所附的那些具体的缘起故事。因此，我在注释中，只是根据实际需要，才结合缘起故事对有些偈颂作出提示。

在整个对勘注释工作中，凡维译与原文两相对应的偈颂，注释相对容易一些，而缺乏与原文对应的那些偈颂译文，注释的难度就大一些。虽然有《法句经》这个大语境，可以参照维译中的习惯用语，但要准确理解某些偈颂中的某些词义或句义，也时常颇费思量。我只是尽我所能进行注释，有些只是提供可能的意义，供读者参考。我想，对佛经的注释工作，也应该有个经验积累的过程。

中国拥有庞大的佛经资源，而相比之下，佛经的注释本还十分有限。随着时代和语言的发展变化，时间相隔越久，注释的难度会越大。佛经的注释工作任重道远，但这项工作有利于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承，应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本书文稿主要由常蕾帮我录入电脑，制成符合出版格式的电子文本。她工作尽心尽力，也能对某些注释提供参考意见。在此，对她表示感谢。

黄宝生

2014年7月

目 录

导 言	1
法句经	1
一 双品	3
二 不放逸品	13
三 心品	20
四 花品	25
五 愚者品	33
六 智者品	41
七 阿罗汉品	48
八 千品	53
九 恶品	60
十 刀杖品	67
十一 老品	75
十二 自己品	81
十三 世界品	86
十四 佛陀品	92